

## 《追思與懷念——悼念一位哲人》

學校要聞

悼念一位「哲人」

前中文系教授

林保淳（現師大國文系教授）

驚聞淡江大學創辦人張建邦先生過世，心裡很有一番感觸。

我是在1990年進入淡江的，但我與淡江素無淵源，不過兼了一門「大一國文」的課而已，對校中人事、長官，完全沒有任何概念，復又生性疏懶，即便在淡江教了16年的書，除了文學院外，幾乎沒有跟其他院系有若何的往來。但我是很早就聞知張創辦人大名的，我知道他是很早就關注台灣文史的校長、曾開創新穎的「未來學」，創辦了《明日世界》的刊物，也曾出任過台北市議長、交通部長等政治職務，但眾所周知的，當時淡江聲名未廣，平心而論，也不過馬耳東風，未曾真的留意過。

重視鼓勵學術特色 成立獨特主題研究室

應該是在94年吧，那時我正在籌建有關武俠文化及文學的研究室，辦過幾場武俠研討會及展覽，有幾家平面媒體很感興趣，便對我做了些採訪。當時歷史系的周主任，突然間到我研究室，說張創辦人對我研究的課題相當關注，希望我能去見他一面。當時的武俠研究是極冷門且讓正經學界鄙視的，因此我頗為訝異，怎麼他會關注於此呢？但對我而言，這卻是一個很好的推廣機會，我就跟秘書約了時間，並寫下了洋洋灑灑近萬字的建言書，並在淡江城區部見到了張創辦人。

初面的印象，至今已經難以記憶了，只覺得我小小一個副教授，會見此一「大人」，不免有點緊張忐忑，他有點威嚴，說話慢條斯理，但卻很和氣。我當時是抱著「說大人，則藐之」的心態前去受徵詢的，所以很快就擺脫了畏懼的心理，侃侃而論，先將淡江當時的學界處境批判了一番，然後提出我自認為最具說服力的論點——淡江要在學界闖出一片天地，唯有樹立起自我的特色，而武俠文化與通俗文學，正是一片可供開發、耕耘，並建立起特色的門類，而我有十足的信心，可以肇建完成。他聽了只是微笑不語，不置可否，我也無法揣測他內心實際的想法。會談時間大概不到一小時，便告辭而出。

三天之後，我收到了我當初呈遞給他的建言書，上面密密麻麻的做了圈劃，有駁有議，但最後的批示，卻是讓我振奮異常的——他同意支持我的計劃，並要會計室撥款一百萬，助成我的計劃。我萬萬沒有想到，一個私立學校，居然敢對我這初出茅廬未久的年輕學者作如此破天荒的投資，尤其是我與他素無淵源，於感激之餘，打心裡是對他的膽大及遠見佩服得五體投地的。這也等於是開啟了我踏出武俠研究的無比信心，沒有他的支持，我不可能走到目前這一地步。

儘管學校會計室最後是因為學期中無法撥發如此高額の款項，東湊西湊下，我也獲得了60萬的資助。但這對我來說，已是望外之喜了。於是，我積極籌建武俠研究室，購買圖書、搭建網站、規劃研究方向，在淡江的最後十年，我幾乎是為武俠而拼命戮力的，但結果我實在相當愧疚，在諸多條件無法配合下，雖然已經算是初步有些模式出現，但距離我的理想，實在還是太遠，至今想起來還是覺得愧對於張創辦人。

### 考量前途發展 溫潤長者暖心祝福

05年，我轉往師大發展。其實當初我並沒有太堅強的赴職意願，因為我覺得任務未成，割捨不下我苦心創建的武俠研究室，更覺得無法向張創辦人交代。因此，我第二度去拜謁張創辦人，一來辭行，二來道歉，三則提出未來可以經營的策略。其實，如果當初張創辦人表達慰留之意，很可能我就不會到師大了。但他只是鼓勵，只是叮嚀，像一個溫潤的長者，為我的「前途」作考量。於是，我走了，離開了淡江，離開了我十年建設的武俠研究室，這一別，也是十年了。很不捨，很遺憾，而更多是深深的慚愧。

我沒認識幾個學校的高層人物，更別說與他們有若何交情，嚴格說來，我只認得張創辦人，也一直認為，張創辦人是我所知的大學校長中，最有遠見，最有格局，最有熱誠的一位。雖然是私人興學，卻完全能擺脫商業化的糾葛，淡江能從英專晉升為台灣數一數二的私立大學之一，百分之百要歸功於他。只可惜，張創辦人「東方哈佛」的理想，最終還是在種種條件的約束下，無法完成。

在我心目中，張創辦人是個哲人，但「哲人日已遠」，「典型」還在嗎？想到這，心中一片無言的辛酸。（原文刊載於作者臉書，經作者同意後全文轉載）